蜀山劍俠傳/0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十四回　九華山白俠遇兇僧　鎮雲洞紅藥逢仙侶

下一回▶

話說法元離了慈雲寺，去約請三山五嶽的劍俠能手，準備明春與峨眉派決一勝負。出廟後一路盤算，決定先到九華山金頂歸元寺，去約請獅子天王龍化同紫面伽藍雷音。劍光迅速，不消兩日，已到了九華前山。便收了劍光，降下地來，往金頂走去。

這九華山相離黃山甚近。金頂乃九華最高處，上有地藏菩薩肉身塔，山勢雄峻，爲全山風景最佳之地。時屆隆冬，法元心中有事，也無心鑒賞。正走之間，忽聽樹林內好似有婦女兒童說笑之聲，心中甚覺詫異。暗想：「這樣冷的天氣，山風凜冽，怎麼會有婦人小孩在此遊玩？」便往樹林中留神觀看。祇見銜山夕陽，火一般照得一片疏林清朗朗的，一些人影全無。正在詫異之間，忽聽有一個小孩的聲音說道：「姊姊，孫師兄從那旁來了。你看還有一個賊和尚，鬼頭鬼腦，在那裏東張西望。你去把孫師兄喊過來吧，省得被那賊和尚看見又惹麻煩。」法元聽了這幾句話，忙往林前看時，仍是祇聽人言，不見人影。情知這說話的人不是妖魔鬼怪，便是能手，成心用言語來挑逗自己。正待發言相問，忽見對面山頭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穿着一身白衣服，穿峯越嶺，飛一般往前面樹林走來。又聽林中小孩說道：「姊姊，你快去接孫師兄，那個賊和尚是不安好心的啊。」又是一個聲音答道：「你這孩子，爲甚麼這樣張皇？那個和尚有多大膽子，敢來九華山動一草一木？他若是個知趣的，趁早走開，免得惹晦氣，怕他何來？」

法元聽他們說話，越聽越像罵自己，不由心頭火起。叵耐不知道人家藏身之地，無從下手，祇得忍耐心頭火氣，以觀動靜。這時那白衣少年也飛身進入林內。法元見那少年立定，知道一定已與那說話的人到了一塊，便想趁他一個冷不防，暗下毒手。故意裝作往山上走去，忽地回身，把後腦一拍，便有數十道紅線，比電還急，直往林中飛去。暗想敵人祇要被他的劍光籠罩，休想逃得性命。主意好不狠毒。他一面在指揮劍光，一面留神用目向林中觀看，卻見那白衣少年，好似若無其事一般，在這一剎那的當兒，忽然隱身不見。法元心想：「這少年倒也機警，不過這林子周圍數十丈方圓，已被我的劍光籠罩，饒你會輕身法，也難逃性命。」正在這般暗想，忽見劍光停止不進，好似有甚麼東西隔住一樣。法元大怒，手指劍光，道一聲：「疾！」那劍光更加添了一番力量，襯着落山的夕陽，把林子照得通明，不住地上下飛舞。後來索性把這林子團團圍住，劍光過去，枯枝敗梗，墜落如雨。有時把那合抱的大樹，也憑空截斷下來。祇是中間這方丈的地方，劍光祇要一挨近，便碰了回來，兀是奈何它不得。林中的人，依舊有說有笑，非常熱鬧。法元雖覺把敵人困住，也是無計可施。

相持了一會兒，忽聽林中有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師弟，都是你惹出來的，現在母親又不在家，我看你怎麼辦？」又聽一個男的聲音說道：「師姊，看在我的面上，你出去對敵吧。這兇僧不問青紅皁白，就下毒手，太是可惡！若不是師姊拉我一把，幾乎中了他的暗算。難道說你就聽憑人家欺負咱們麼？」那女子尚未還言，又聽那小孩說道：「師兄不要求她，我姊姊向來越扶越醉。好在要不出去，大家都不出去，樂得看這賊和尚的玩意。我要不怕母親打我，我就出去同他拼一下。」那女子祇冷笑兩聲，也不還言。這幾個人說話，清晰可聽。法元聽見人家說話的神氣，好似不把他放在心上，大有藐視之意，知道這幾個年輕人不大好惹。最奇怪的是近幾十年，並不曾聽峨眉派出了甚麼出色的人物；這幾個人年紀又那樣輕，便有這樣驚人的本領，小孩如此，大人可知。自從太乙混元祖師死後，五臺、華山兩派雖然失了重心，但是自己也是派中有數的人物。自信除了峨眉派領袖劍仙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同東海三仙、嵩山二老外，別人皆不是自己敵手。如今敵人當面嘲笑，不但無法近身，連人家影子都看不見，費了半天氣力，人家反而當玩笑看。情知真正現身出來，未必佔得了便宜；想要就此走去，未免虎頭蛇尾，打了半天，連敵人甚麼形象都不知道，豈非笑話？不禁又羞又氣，祇得改用激將之計，朝着林中大聲說道：「對面幾個乳臭小娃娃，有本事的，祇管走了出來，你家羅漢爺有好生之德，絕不傷你的性命；如果再耍障眼法兒，我就要用雷火來燒你們了。」

話言未了，又聽林中小孩說道：「姊姊，你看這賊和尚急了，在叫陣呢。你還不出去，把他打發走？我肚子餓了，要回家喫飯呢。」那女子道：「你闖的禍，我管不着。」那

小孩道：「沒羞。你以爲我定要你管麼，你看我去教訓他去。」法元聽了，以爲果然把敵人激了出來，愈發賣弄精神，運動劍光，一面留神看對方出來的是一個甚麼人物。看了一會兒，仍是不見動靜。正在納悶，忽然聽見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賊和尚，鬼頭鬼腦瞧些甚麼？」接着眼前一亮，站定一男一女：男的便是那白衣少年；女的是一個絕色女子，年約十八九歲，穿着一身紫衣，腰懸一柄寶劍。法元見敵人忽然出現，倒嚇了一跳。自己的劍光，仍在林中刺擊一個不住，便急忙先將劍光收回。那女子輕啓朱脣道：「你不要忙，慢慢地，我不會取你的狗命的。」那一種鎮靜安閒、行所無事的神氣，倒把一個金身羅漢法元鬧了一個不知如何應付纔好。那女子又問道：「你這兇僧太是可惡！你走你的路，我們說我們的話，無緣無故，用毒手傷人，是何道理？」法元情知此人不大好惹，便借臺階就下，說道：「道友有所不知。我因來此山訪友，見你們在林中說話，祇聞人聲，不見人面，恐是山中出了妖怪，所以放出劍光，探聽動靜，並無傷人之意。如今既已證明，我還有事，後會有期，我去也。」說完，不等女子還言，便打算走時，忽然一顆金丸，夾着一陣風雷之聲，從斜刺裏飛將過來。法元知道不妙，打算抵敵，已是措手不及，急忙把頭一偏，這金丸已打在左肩。若非法元道行高深，這一下就不送命，怕不筋斷骨折。法元中了一丸，疼痛萬分，知道要跑人家也不答應，祇得忍痛破口大罵道：「你們這幾個乳臭娃娃，羅漢爺有好生之德，本不值得與你們計較，你們竟敢暗算傷人。今天不取你們的狗命，也不知羅漢爺的厲害！」一邊嚷，一邊便放出劍光，直往那一雙男女飛去。祇見那女子微微把身一扭，身旁寶劍如金龍般一道金光飛起，與法元的劍鬥在空中。那穿白少年正待飛劍相助，那女子道：「孫師弟，不要動手，讓我收拾這個賊和尚足矣。」白衣少年便不上前，祇在一旁觀戰。

這二人的劍，在空中殺了個難解難分，不分高下。法元暗暗驚奇：「這女子小小年紀，劍術已臻上乘。那個白衣男子，想必更加厲害。」正在腹中盤算，忽然好幾道金光夾着風雷之聲劈空而至。這次法元已有防備，便都一一躲過。那金丸原是放了出來，要收回去，纔能再打。法元一面迎敵，一面用目往金丸來路看時，祇見離身旁不遠一個斷崖上，站定一個小孩，年纔十一二歲左右，面白如玉，頭上梳了兩個丫髻。穿了一件粉紅色對襟短衫，胸前微敞，戴着一個金項圈，穿了一條白色的短褲，赤腳穿一雙多耳蒲鞋。齒白脣紅，眉清目秀，渾身上下好似粉妝玉琢一般。法元中了他一金九，萬分氣惱。心想：「小小頑童，有何能耐？」便想暗下毒手，以報一丸之仇。便將劍光一指，分出一道紅線，直往那小孩飛去。這是一個冷不防，那女子也喫了一大驚，知道已不及分身去救，忙喊：「蟬弟留神！」那白衣少年也急忙將劍光放出，追上前去。誰知那幼童看了紅線飛來，更不怠慢，取出手中十二顆金丸，朝那紅線如連珠般打去，一面撥頭往崖下就跑。那紅線被金丸一擊，便頓一頓。可是金丸經那紅線一擊，便掉下地來。紅線正待前進，

第二個金丸又到。如是者十二次，那小孩已逃進一個山洞裏面，不見蹤影。這時恰好白衣少年趕到。那女子一面迎敵，一面往後退，已退到洞口。這時白衣少年的劍，迎敵那一根紅線，覺着非常費勁，眼看抵敵不住。恰好那女子趕到，見了這般景況，忙叫：「師弟快進洞去！」一面朝着劍光運了一口氣，道一聲：「疾！」那劍光化作一道長虹，把空中紅線一齊圈入。那白衣少年趁此機會，也逃進洞中。法元得理不讓人，又見小孩與白衣少年逃走，越發賣弄精神，恨不能將那女子登時殺死。可是殺了半日，依舊不分高下。

這時日已平西一輪明月如冰盤大小，掛在林梢，襯着晚山晴霞，把戰場上一個紫衣美女同一個胖大凶僧照得十分清楚。法元正想另用妙法，取那女子性命。忽聽一陣破空的聲音，知有劍客到來，雙方都疑是敵人來了幫手。在法元是以爲既來此山，必定是人家的幫手；那女子又聽出來者不是本派中人。雙方俱在驚疑之際，崖前已經降下一個道姑，一個少女。那女子與法元見了來人，俱各大喜。原來來者正是黃山五雲步的萬妙仙姑許飛娘。這時法元與那女子動手，正在喫驚之際，雙方皆不及敘話，可是都以爲來人是友，而非敵人。原來法元與許飛娘原有同門之誼，而那女子的母親卻是許飛娘常來常往的熟人，故而雙方都有了誤會。法元本想許飛娘一定加入，相助自己，誰想竟出自己意料之外。祇見那許飛娘不但不幫助自己，反裝不認得法元，大聲說道：「何方大膽僧人，竟敢在九華山胡鬧？你可知道這鎖雲洞，是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的別府麼，知時務者，急速退去，俺許飛娘饒你初次，否則叫你難逃公道！」法元聽了此言，不禁大怒，暗罵：「無恥賤婢，見了本派的人，怎裝不認得，反替外人助威？」正待反脣相譏，忽然省悟道：「我來時曾聞飛天夜叉馬覺說，她假意同峨眉派聯絡，暗圖光復本門，誓報昔日峨眉鬥劍之仇。她明明當着敵人，不便相認，故用言語點破於我，叫我快走。這裏既是齊漱溟別府，我絕難討公道。這女子想必是齊漱溟的女兒，所以這樣厲害。幸喜老齊未在此地，不然我豈不大糟而特糟？」於是越想越害怕，便一面迎敵，一面說道：「我也不是願動干戈，原是雙方一時誤會。道友既是出來解圍，看在道友面上，我去也。」說罷，忽地收轉劍光，破空飛去。

那女子還待不捨，飛娘連忙攔阻道：「雲姑看我的薄面，放他去吧。」那女子又謝了飛娘解圍之情。正說時，那小孩已走出洞來，去拾那十二個金丸時，已被法元飛劍斬斷，變成二十四個半粒金丸了。便跑過來，要他姊姊賠，說：「你爲何把賊和尚放走？你須賠我金丸來！這是餐霞大師送我的，玩了還不到一年，便被這賊和尚分了屍了。」那女子道：「沒羞。又要闖禍，闖了禍，便叫做姊姊的出頭。你暗放冷箭，得了點小便宜，也就罷了，還要得寸進尺，祇顧把你那點看家本事都施展出來。惹得人家冒了火，用飛

劍來追。要不是這幾粒寶貝丸子，小命兒怕不送掉？那和尚好不厲害，仙姑不來解圍，正不知我倒霉不倒霉呢。剛纔孫師弟因救你，差點沒有把多年心血煉就的一把好劍斷送在和尚手裏。還好意思尋我放賴？」那小孩聽了他姊姊一陣奚落，把粉臉急得通紅，也不招呼來客，鼓着兩個腮幫子，說道：「我的金丸算甚麼，祇要沒有把孫師兄的寶劍斷送，你還會心疼麼？」一路說，一路便往洞中走去。

那女子聽了小孩之言，不禁臉上起了一層紅雲，向着飛娘說道：「這孩子稟賦聰明，根基甚厚，又加上家父母與他前世有很深的關係，他纔三歲，便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度他上山。因爲前世因緣，十分鐘愛，所以慣得他如此，仙姑不要見笑。」飛娘不禁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我看貴派不但能人甚多，就你們這一輩後起之秀，哪一個將來不是青出於藍？我爲想得一個好徒弟，好傳了我衣鉢，便設法兵解，誰知幾十年來，就尋不出一個像你兄弟這樣厚根基的。」說時，指着同來女子道：「就拿她來說，根基同稟賦不是不好，要比你們姊弟，那就差得太遠了。」說罷，便叫同來的女子上前見禮。那女子道：「我真該死，祇顧同小孩子拌嘴，也忘了請教這位仙姑貴姓，也沒有請仙姑在寒舍小坐，真是荒唐。」飛娘道：「雲姑不要這樣稱呼。她名叫廉紅藥，乃是我新收的徒弟。我見她資質甚好，度她兩次。她母親早死。她父親便是當年名震三湘的小霸王鐵鞭廉守敬，早年保鏢與人結下深仇，避禍蜀中。我去度此女時，她父親因爲膝前祇有一個，執意不肯。紅藥她倒有此心，說她父親年已七十，打算送老歸西之後，到黃山來投奔於我。我便同她定了後會之期。有一天晚上，忽聽人言，她家失火，我連忙去救時，看見她父親業已身首異處，她也蹤跡不見。我便駕起劍光，往前追趕。出城纔十里地，看見一夥強人，我便上前追問，後來動手，他們也都會劍術，可惜都被他們逃走，連名姓都未留下，祇留下一個包袱。打開一看，她已氣暈過去。是我把她救醒，回到她家，將她父親屍骨從火場中尋出安葬。她執意要拜我爲師，以候他日尋那一夥強人報殺父的深仇。」

那女子聽罷，再看那廉紅藥時，已是珠淚盈盈，悽楚不勝，十分可憐。自古惺惺惜惺惺，那女子見廉紅藥長得容光照人，和自己有好幾分相像，又哀憐她的身世，便堅請飛娘同紅藥往洞中敘談。飛娘尚待不肯，祇見紅藥臉上現出十分想進洞去而又不敢啓齒的神氣。飛娘不禁想起自己許多私心，有些內愧，便說道：「我本想就回山去，我看紅藥倒十分願進洞拜訪，既承雲姑盛意，我們就進去擾一杯清茶吧。」紅藥聽了，滿心大喜。這叫做雲姑的女子，見紅藥天真爛漫，一絲不作假，也自高興。便讓飛娘先行，自己拉了紅藥的手，一路進洞。紅藥初到寶山，看去無處不顯神妙。起初以爲一個石洞裏面，一定漆黑陰森，頂多點些燈燭。誰知進洞一看，裏面雖小一些，燈燭皆無，可是四壁光明，如同白晝，陳設雅潔，溫暖如春。祇是看不見適纔那個可愛的小孩子，心中十分奇異。

三人坐定，談了一會兒。飛娘原是勉徇愛徒之意，強與敵人周旋。那紅藥卻十分敬愛那雲姑，雙方越說越投機，臨走時還依依不捨。雲姑道：「你那裏離我這洞很近，無事可常來談天，我還可以把你引見家母。」紅藥悽然道：「小妹多蒙仙姊垂愛，感謝已極。祇是小妹的大仇未報，還得隨恩師多用苦功。早年雖隨先父學了些武藝，聞說黃山五雲步山勢險峻，離此也有一百數十里，來回怕有三百多里。小妹資質愚魯，哪能像仙姊這樣自在遊行呢！」雲姑聽了她這一番話，十分可憐，便道：「你不能來，祇要仙姑不怪我妨害你的功課，我也可以常去拜望你的。」飛娘道：「雲姑如肯光臨荒山，來多加指教，正是她莫大的造化。我師徒請還請不到，豈有不願之理？」說罷，便對紅藥道：「我們走吧。」仍舊用手夾着紅藥，與雲姑作別後，將足一頓，破空而去。